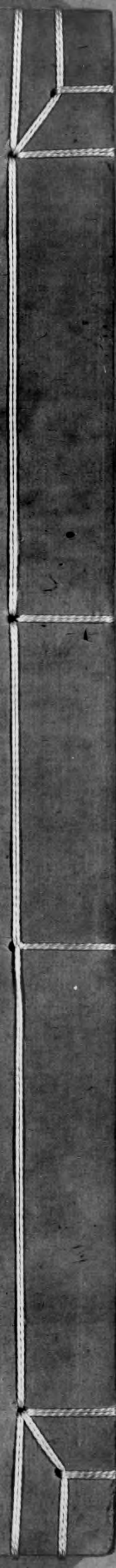


程





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十二

○著至教論篇第七十五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四時病類

論之本末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

乎明堂布政之宮也八窻四闥上圓下方在國之南故稱明堂夫求民之瘼恤民之隱

大聖之用心故召引雷公問極濟生靈之道雷公對曰誦而頗能

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言

知解但得法守數而已猶未能深盡精微之妙用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習道有五





一誦二解三別四明五彰足以治羣僚不足至侯王  
公不敢自

高其道然則布衣與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

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

益明樹天之度言高遠不極四時陰陽合之

言順氣序也別星辰與日月光言別學

者二明大小異也○新校上通神農著至教

正云按太素別作列字疑於二皇

公欲其經法明著通於神農使後

世見之疑是二皇並行之教○新

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太素疑作擬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

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

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

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為寶以明雷

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誦亦論也諷論者所

帝曰子不聞陰陽傳乎曰不知曰夫三陽天

為業天為業言三陽之氣在人身形所行居

云按太素上也陰陽傳上十口書名化者○新校正上下無常合而病至偏害陰陽

無常言氣乖通不定在上下也合而病至謂

手足三陽氣相合而為病至也陽并至則精

氣微故偏損害雷公曰三陽莫當請聞其解

陰陽之用也趙府居敬堂



莫當言氣并帝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

并至如風雨上為巔疾下為漏病并至謂手

陽氣并合而至也足太陽脉起於目内眦上

額交巔上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行

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從肩髃内俠脊

抵腰中入循股絡腎屬膀胱手太陽脉起於

手循臂上行交肩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

抵胃入小腸故上為巔疾下為漏病也漏血

膿出所謂并至如風雨者言無常準也故下

文曰。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漏病謂膀胱

漏洩大小便外無期內無正不中經紀診無

數不禁守也上下以書別言三陽并至上下無常外無色

上下無常以書記銓量乃應分別爾雷公曰

臣治踈愈說意而已雷公言臣之所治稀得

心乃止也謂得帝曰三陽者至陽也六陽并

至盛之積并則為驚病起疾風至如礮礮九

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嗌喉塞積謂重也言六

當陽憤鬱惟盛是為滂并於陰則上下無常

溢無涯故九竅塞也然陽薄於藏為病亦上

薄為腸澼陰謂藏也

赤此謂三陽直心坐不得起臥者便身全三

趙府居敬堂



陽之病足太陽脉循肩下至腰故坐不得起

故常欲得臥臥則經氣約故身安全且以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便身全作身重

知天下何以別陰陽應四時合之五行言知

也雷公曰新校正云按自此至篇末全元陽起本別為一篇名方盛衰也

言不別陰言不理請起受解以為至道帝未許為

深知故重請也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

教語子至道之要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後世相習去聖久遠而學者各

自是其法則惑亂於師氏之教旨矣病傷五藏筋骨以消子言

不明不別是世主學盡矣言病之深重尚不明別然輕微者亦

何開愈今得遍知耶然猶是不腎且絕惋惋知明世主學教之道從斯盡矣

日暮從容不出人事不殷舉藏之易知者也然腎脉且絕則心

神内爍筋骨脉肉日晚酸空也暮晚也若以此之類諸藏氣俱少不出者當人事萎弱不

復殷多所以爾者是則腎不足非傷損故也新校正云按太素作腎且絕死死且暮惋

烏貫切

示從容論篇第七十六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

從容別  
白黑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

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為余言

子所長五藏六府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

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皆人之所生

治之過失五藏別論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

為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

其說歧伯曰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

氣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瀉

名曰奇恒之府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

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瀉而不藏此

又五藏濁氣故名曰傳化之府是以古之治

病者以為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為

過失也世所怨不能知之動陽生者故人雷公曰臣

請誦脉經上下篇甚眾多矣別異比類猶未

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言臣所請誦脉經

類例猶未能以義而會見十全又帝曰子別

何足以心明至理乎安猶何也

試通五藏之過六府之所不和鍼石之敗毒

-5 200 50 900" data-label="Text">

藥所宜湯液滋味具言其狀悉言以對請問

-55 200 100 900" data-label="Text">

不知過謂過失所謂不率常候而生病者也

-105 200 150 900" data-label="Text">

毒藥攻邪滋味充養試公之問知與不

-155 200 200 900" data-label="Text">

趙府居敬堂

-205 200 250 900" data-label="Text">

責字長同卷二



知爾。新校正云按太素別試作誠別。雷公曰肝虛腎虛脾虛

皆令人體重煩冤當投毒藥刺灸砭石湯液

或已或不已願聞其解。公以帝問使言五藏之過毒藥湯液滋味

故問此帝曰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余真問

以自謬也。言問之不相應也以問不相應故言余真發問以自招謬誤之對也

吾問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窈冥謂不可見

者則形氣榮衛也八正神明論岐伯對黃帝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

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

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由此帝故曰吾問子窈冥也然肝虛腎虛脾虛則上下篇之旨

帝故曰子言上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

下篇以對何也肝急沉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

得之。脾虛脉浮候則似肺腎小浮上候則似

藏相近故脉象參差而相類也是以工惑亂

之為治之過失矣雖爾乎尤宜從容安緩審

比類之而得三藏之形候矣何以取之然浮

而緩曰脾浮而短曰肺小浮而滑曰心急緊

不能比類則疑亂彌甚若夫三藏土木水

參居此童子之所知問之何也。脾合土肝合木腎合水三



藏皆在鬲下居止相近也雷公曰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

重怯然少氣噦噫腹滿時驚不嗜臥此何藏

之發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

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脉有浮弦石堅故云問所以三

藏者以知其比類也言比類也帝曰夫從容之謂也言比類也夫年長

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之於經年壯則求之

於藏年之長者甚於味年之少者勞於使年壯者過於內過於內則耗傷精氣勞

於使則經中風邪恣於味則傷於府故求之異也今子所言皆失八

風菀熟五藏消爍傳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

腎不足也脉浮為虛弦為肝氣以腎氣沉而不足故脉浮弦也菀胡阮切

石者是腎氣內著也石之言堅也著謂腎氣內薄著而不行也怯

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腎氣不足故水

道不行肺藏被衝故形氣消散索盡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

逆也腎氣內著上歸於母也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

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經不然也雷公曰於此有

人四支解墮喘欬血泄而愚診之以為傷肺



切脉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

多出血血止身輕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

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以為傷肺而不敢治是乃狂見法所失矣

砭方譬以鴻飛亦冲於天鴻飛冲天偶然然而得豈其羽翻之所

能哉粗工下砭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

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經謂經脉

非經法也今夫脉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

外歸陽明也足太陰絡支別者入絡腸胃是以脾氣外絕不至胃外歸陽明

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脉亂而無常也謂二陽藏三水謂三陰藏二陽藏者心肺也

以在鬲上故三陰藏者肝脾腎也以在鬲下

故然三陰之氣上勝二陽陽四支解墮此脾

精之不行也脾主四支故四支解墮喘欬者

是水氣并陽明也泄謂泄出也然脉氣數急

血泄以脉奔急而血若夫以為傷肺者由失

以狂也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言所識不明不能比類以

為傷肺由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

失狂言耳趙府居敬堂



氣不為使真藏壞決經脉傍絕五藏漏泄不

衄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肺氣傷則脾外救故云脾氣不守肺

藏損則氣不行氣不行則胃滿故云胃氣不

清肺者主行榮衛陰陽故肺傷則經脉不能

為之行使也真藏謂肺藏也若肺藏損壞皮

膜決破經脉傍絕而不流行五藏之氣上溢

而漏泄者不衄血則嘔血也何者肺主鼻胃

應口也然口鼻者氣之門戶也今肺藏已損

胃氣不清不上衄則血下流於胃中故不衄

出則嘔出也然傷肺傷脾衄血泄血標出且

異本歸亦殊故此譬如天之無形地之無理

二者不相類也言傷肺傷脾形證懸別譬

白與黑相去遠矣天地之相遠如黑白之異

象是失吾過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是猶此也言雷

也公子之此見病踈者是吾不明引比類從容

教子比類之道故自謂過也是謂至道也明

是以名曰診輕新校正云按

形證比量類例今從容之旨則輕微之者亦

不失矣所以然者何哉以道之至妙而能爾

也從容上古經篇名也何以明之陰陽類論

雷公曰臣悉盡意受傳經脉頌得從容之道

以合從容明古文有從容矣

○疏五過論篇第七十七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

論過失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

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嗚呼遠哉歎至

道之不極也閔閔乎言妙用之不窮也深淵清澄見之必定故可測浮雲漂寓際不守常

故莫知○新校正云詳此文與六微旨論文重聖人之術為萬民式

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為

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慎五過則敬順

四時之德氣矣然德者道之用生之主故不可不敬順之也上古天真論曰所以能年皆

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也由比則天降德氣

人賴而生生氣抱神上通於天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此之謂也○新校

正云按為萬民副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

楊上善云副助也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

引其經心無所對經未師授心匪生知帝曰

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

内生名曰脫營神屈故也貴之尊榮賤之屈辱心懷眷慕志結憂惶故雖

不中邪而病從内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

血脉虛減故曰脫營氣留連病有所并富而從欲貧奪豐財內結憂煎外悲過物然則心從

趙府居敬堂 黃帝素問卷三 一



想慕神隨往計榮衛之道閉醫工診之不在

以遲留氣而不行積并為病醫工診之不在

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言病之初也

由想戀所為故未居藏府事因情念所身體

起故不變軀形醫不悉之故診而疑也

日減氣虛無情言病之次也氣血相迫形肉

大論曰氣歸精精食氣今病深無氣洒洒然

氣虛不化精無所滋故也病深無氣洒洒然

時驚言病之深也病氣深穀氣盡陽病深者

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血為憂煎氣隨悲

奪於榮病深者何以耗奪故爾○新良工

校正云按太素病深者以其作病深以甚也

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失謂失問其所始也

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飲食居處五方

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魚

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安其處

美其食西方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

收引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

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北方者天地所閉

藏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列其民樂野處

而乳食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其

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而食脂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

其民食雜而不勞由此則診病之道當先問

焉故聖人雜以合法各暴樂暴苦始樂後苦

得其所宜此之謂矣

趙府居敬堂



新校正云按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

太素作始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

喜則氣緩悲則氣消然悲哀動中者竭絕而

失生故精氣竭絕形體殘毀心神沮喪矣

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怒則氣逆故傷陰厥氣

上行滿脉去形厥氣逆也逆氣上行滿於經

愚醫治之不知補瀉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

氣廼并此治之二過也不知喜怒哀樂之殊

則五藏精華之氣日脫邪氣善為脉者必以

薄蝕而乃并於正真之氣矣

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為工而不知道此診之

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奇恒謂氣候奇異於

分別藏氣虛實脉見上下幾相似也示從容

論曰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

腎此皆工之所時亂然診有三常必問貴賤

從容分別而得之矣

封君敗傷及欲侯王貴則形樂志樂賤則形

問也封君敗傷降君之位封公卿也及欲侯

王謂情慕尊貴而妄為不已也。新校正云

按太素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

敗亡憂惶煎迫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

屈痿蹙為孿以五藏氣留連病醫不能嚴不

趙府居敬堂



能動神外為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醫

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嚴謂戒所以禁非也所以令從命也外為

柔弱言委隨而順從也然戒不足以禁非動

不足以為從令委隨任物亂失天常病且不移

何醫之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緒切脉問

名當合男女始終謂氣色也脉要精微論曰

象終而復始也餘緒謂病發端之餘緒也切

謂以指按脉也問名謂問病證之名也男子

陽氣多而左脉大為順女子陰氣多而右脉

大為順故宜以候常先合之也離絕

苑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

知何術之語離謂離間親愛絕謂絕念所懷

夫間親愛者魂遊絕所懷者意喪積所慮者

神勞結餘怨者志苦憂愁者閉塞而不行恐

懼者蕩憚而失守盛怒者迷惑而不治喜樂

者憚散而不藏由是入者故五藏空虛血氣

離守工不思曉又何言哉新校正云嘗富

按蕩憚而失守甲乙經作不收憚音但

大傷斬筋絕脉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斬筋絕

分之過損也身體雖已復舊而行且令津

液不為滋息也何者精氣耗減也澤液也故

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臈陽謂諸陽脉及

也言非分傷敗筋脉之氣血氣內結留而不

去薄於陽脉則化為膿久積腹中而外為寒



也熱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

死日有期不知寒熱為膿積所生以為常熱之疾槩施其法數刺陰陽經脈氣

奪病甚故身體解散而不用四支廢運而醫轉筋如是故死日有期豈謂命不謂醫耶醫

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為粗工此治

之五過也言粗工不必謂解不備學者縱備盡三世經法診不備三常療不慎

五過不求餘緒不問持凡此五者皆受術不

身亦足為粗略之醫爾通人事不明也言是五者但名受術之徒未

事尚猶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

懵然

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

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

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部分知病本

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聖人之備識也治病

之道氣內為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

裏工之治病必在於形氣之內求有過者是

陰陽表裏而察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

外氣人身中氣為內氣外氣裁成萬物是為

外實內氣榮衛裁生故為內實治病能求內



氣之理是治  
病之要也  
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

終身不殆  
守數謂血氣多少及刺深淺之數也據治謂據穴俞所治之旨而用

之也但守數據治而用之則不知俞理五藏  
不失穴俞之理矣殆者危也

苑熟癰發六府  
苑積也熟熱也五藏積熱六府受之陽熱相薄熱之所過

則為診病不審是謂失常  
謂失常經術正用之道也謹守

此治與經相明  
謂前氣內循求上經下經揆

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

橫行  
所謂上經者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言此二經揆度陰陽之氣

奇恒五中者皆決於明堂之部分也揆度者

度病之深淺也奇恒者言奇病也五中者謂

五藏之氣色也夫明堂者所以視萬物別白

黑審長短故曰決以明堂也審於終始者謂

審察五色囚王終而復始也夫道循如是應

用不窮目牛無全萬舉萬當由斯高遠故可

以橫行於世間矣

○徵四失論篇第七十八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

方論得  
失名著  
黃帝在明堂  
虞公侍坐  
黃帝曰夫子所通書

受事衆多  
僕曰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



失之雷公對曰循經受業皆言十全其時有

過失者願聞其事解也言循學經師受傳事業皆謂十全於人庶

及乎施用正術宣行至道或得失之於世中故請聞其解說也帝曰子年少

智未及邪將言以雜合邪言謂年少智未及復且以言而雜合衆人之

用耶帝疑先知而反問也夫經脉十二絡脉

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

也謂循學而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

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外謂色內謂脉也然精神不專於循用志

意不從於條理所謂知略揆度失常故色脉相失而時自疑殆也診不知陰

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矣脉要精微論曰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

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脉為期又曰微妙

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由受師

此故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為一失矣

不卒妄作離術謬言為道更名自功新校正云按太

素功作巧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終不

師術惟妄是為易古變常自功循已遺身之

咎不亦宜乎故為失二也老子曰無遺身殃是謂襲常蓋嫌其妄也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



形之寒温不適飲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

也貧賤者勞富貴者佚佚則邪不能傷易傷以勞勞則易傷以邪其於勞也則富者處

貴者之半其於邪也則貧者居賤者之半例

率如此然世祿之家或此殊矣夫勇者難感

怯者易傷二者不同蓋以其神氣有壯弱也

觀其貧賤富貴之義則坐之薄厚形之寒温

飲食之宜理可知矣不知比類用必乖衷則

適足以汨亂心緒豈通明之可望乎故為失

也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

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

中妄言作名為粗所窮此治之四失也憂謂

也患謂患難也飲食失節言甚飽也起居過

度言潰耗也或傷於毒謂病不可拘於藏府

相乘之法而為療也卒持寸口謂不先持寸

口之脉和平與不平也然工巧備識四術猶

疑故診不能中病之形名言不能合經而妄

作粗略醫者尚能中妄謬之違背况深明者

見而不謂非乎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

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

言工之得失毀譽在世人之言

語皆可至千里之外然其不明尺

治數之道

從容之葆

治王也葆平也言診數當王之氣皆以氣高下而為比類之原本也



故下文曰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脉百病所起

葆音保始以自怨遺師其咎自不能深學道術而致

詞遺過咎於師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於市診差違始上申怨謗之

氏者未之有也不能修學至理乃街賣

妄治時愈愚心自得於市塵人不信之謂乎

虛謬故云棄術於市也然愚者百慮而一得何自功之有耶

何自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作

自巧太素今詳孰

作自功當作孰

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汝不知道之

諭受以明為晦嗚呼歎也窈窈冥冥言玄遠

也言深廣之不可測也然不能曉諭於道則受

昧也晦暗也

○陰陽類論篇第七十九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

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

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經脉之道五中所主

何藏最貴孟月春始至謂立春之日也燕安

八風謂候八方所至之風朝會於太一者也五中謂五藏

趙府居敬堂

黃帝素問卷十二

七



長不止生長不止則傷於陰陰傷則陰災起  
 衰殺不已則傷於陽陽傷則陽禍生矣故須  
 聖人在天地間和陰陽氣令萬物生也和氣  
 之道謂先脩身為德則陰陽氣和陰陽氣和  
 則八節風調八節風調則八虛風止於是疵  
 癘不起嘉祥竟集此亦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故黃帝問身之經脉貴賤依之氣雷公對曰春  
 調攝脩德於身以正入風之氣

**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時臣**  
**以其藏最貴**東方甲乙春氣主之自然青色  
 青色入通於肝故曰青中主肝也然五行之  
 氣各主七十二日五七二五積而乘之則終  
 一歲之數三百六十日故云治七十二日也  
 夫四時之氣以春為始五藏之應肝藏合之

公故以其藏為最貴藏或為道非也帝曰却念上下經陰陽從

容子所言貴最其下也從容謂安緩比類也

陽比類形氣不以肝藏為貴帝念脉經上下篇陰

且復侍坐悟非故齋以洗心帝曰三陽為經

二陽為維一陽為游部經謂經綸所以濟成

天真游謂游行部謂身形部分也故主氣者

濟或務化谷者繫天真主色者散布精微游

行諸部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三陽足

太陽脉也從目內眥上頭分為四道下項并  
 正別脉上下六道以行於背與身為經二陽  
 足陽明脉也從鼻而起下咽分為四道并正



別脈六道上下行腹綱維於身一陽足少陽  
別脈也起目外皆絡頭分爲四道下缺盆并正  
節流氣六道上下主經營百  
經流氣三部故曰游部  
此知五藏終始其  
五藏之終始可謂知矣  
三陽爲表二陰爲裏  
二陽太陽二陰少陰也少陰與太陽一陰至  
爲表裏故曰三陽爲表二陰爲裏  
絕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  
一陰厥陰也厥  
曰亥爲左足之厥陰戌爲右足之厥陰兩陰  
俱盡故曰厥陰夫陰盡爲晦陰生爲朔厥陰  
者以陰盡爲義也徵其氣王則朔適言其氣  
盡則晦既見其朔又當其晦故曰一陰至絕  
作朔晦也然徵彼俱盡之陰合此發生之木  
以正應五行之理而無替循環故云却具合

以正其理也。○新校正云按注言陰  
盡爲晦陰生爲朔疑是陽生爲朔  
雷公曰

受業未能明  
言未明氣  
帝曰所謂三陽者大

陽爲經  
陽氣盛大  
三陽脈至手太陰而弦浮

而不沉決以度察以心合之陰陽之論  
太陰

口也寸口者手太陰也脈氣之所行故脈皆  
至於寸口也太陽之脈洪大以長今弦浮不

沉則當約以四時高下之度而斷決之察以  
五藏異同之候而參合之以應陰陽之論知

其臧所謂二陽者陽明也  
靈樞經曰辰爲左  
否耳所謂二陽者陽明也  
足之陽明已爲右

故曰二陽者陽明也  
至手太陰弦而沉急不

趙府居敬堂  
三



鼓炁至以病皆死鼓謂鼓動炁熱也陽明之

不鼓者是陰氣勝陽木來乘土而短今弦而沉急

也猶燈之焰欲滅一陽者少陽也陽氣未大

反明故皆死也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絕此少陽之

病也人迎謂結喉兩傍同身寸之一寸五分

脈動應手者也弦為少陽之脈今急懸

不絕是經氣不足故曰少陽之專陰則死

病也懸者謂如懸物動搖者也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三

也言其獨有陰氣而無陽氣則死陰

者太陰也言所以諸脈皆至手太陰者何耶

以是六經之主故也六經謂三陰三陽之經

脈也所以至手太陰者何以肺朝百交於太

陰也此正發明肺朝百脈之義伏鼓不浮上空

志心脈伏鼓擊而不上浮者是心氣不足故

刺禁論曰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此之謂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肺脈浮濇此為平也

今見伏鼓是腎脈也足少陰脈貫脊屬腎上

入肺中從肺出絡心肺氣下入腎志上入心

神也王氏謂志心二陰至肺其氣歸膀胱外

連脾胃二陰謂足少陰腎之脈少陰之脈別

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

中故上至於肺其氣歸於膀胱外連於脾胃



一陰獨至經絕氣浮不鼓鈎而滑若一陰獨

內絕則氣浮不鼓於手若經不內絕則鈎而滑。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一陰厥陰也

此六脉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繆通五藏合

於陰陽或陰見陽脉陽見陰脉故云乍陰乍陽也所以然者以氣交會故爾當審

比類以知陰陽也先至為主後至為客脉氣乍陰見

何以別之當以先至為主後至為客也至謂至寸口也雷公曰臣悉盡

意受傳經脉頌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不知

陰陽不知雌雄頌謂今誦也公言臣所頌誦

容而比類形名猶不知陰陽尊卑之次不知雌雄殊目之義請行其旨以明著至教陰陽

雌雄相帝曰三陽為父父所以督濟羣二陽

為衛衛所以却禦諸一陽為紀紀所以綱紀

也三陰為母母所以育養諸二陰為雌雌者

目一陰為獨使一陰之藏外合三焦三焦主

也二陽一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脉奕而動

九竅皆沉一陰厥陰肝木氣也二陽陽明胃

木伐其土土不勝木故云不勝一陰脉奕而動者奕為胃氣動謂木形土木相特則胃氣



不轉故九竅沉也三陽一陰太陽脉勝一陰不

能止內亂五藏外為驚駭三陽足太陽之氣故曰太陽勝也木

生火今盛陽燔木木復受之陽氣洪盛內為

狂熱故內亂五藏也肝主驚駭故外形驚駭

也之狀二陰二陽病在肺少陰脉沉勝肺傷脾

外傷四支二陰謂手少陰心之脉也二陽亦胃脉也心胃合病邪上下并故內

傷脾外勝肺也所以然者胃為脾府心火勝

少陰脉謂手掌後同身寸之五分當小指神

門之脉也新校正云詳此二陽乃手陽明

太陽肺之府也少陰心火勝金之府故云病

在肺王氏以二陽為胃義未甚通況又以見

胃病腎之說此乃是心病肺也又全元

起本及甲乙經太素等並云二陰一陽二陰

二陽皆交至病在腎罵詈忘行巔疾為狂

為腎水之脉也二陽為胃土之府也土氣刑

水故交至而病在腎也以腎水不勝故胃盛

而巔二陰一陽病出於腎陰氣客遊於心腕

為狂下空竅堤閉塞不通四支別離一陽謂手少陽三焦心主

趙府居敬堂

素問卷之三

三



如別離而不用也。○新校正云按王氏云胃脉循足按此二陰一陽病出於腎胃當作腎

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

不知喉咽乾燥病在土脾一陰厥陰脉一陽少陽脉並木之氣

也代絕者動而中止也以其代絕故為病也木氣生火故病生而陰氣至心也夫肝膽之

氣上至頭首下至腰足中至腹脇故病發上下無常處也若受納不知其味竅寫不知其

度而喉咽乾燥者喉嚨之後又咽屬為膽之使故病則咽喉乾燥雖病在脾土之中蓋由

肝膽之所為爾二陽三陰至陰皆在陰不過陽陽氣

不能止陰陰陽並絕浮為血瘦沉為膿肘二陽

陽明三陰手太陰至陰脾也故病至陰皆在也然陰氣不能過越於陽陽氣不能制心令

陰陽相薄故脉並絕斷而不相連續也脉浮為陽氣薄陰故為血瘦脉沉為陰氣薄陽故

為膿聚而肘爛也陰陽皆壯下至陰陽若陰陽皆壯而相薄不已

者漸下至陰陽之內為大病矣陰陽者男上子為陽道女子為陰器者以其盛受故也

合昭昭下合冥冥昭昭謂陽明之上冥冥謂至陰之內幽暗之所也

診決死生之期遂至歲首謂下短雷公曰請

問短期黃帝不應欲其復問雷公復問黃帝

曰在經論中上古經之中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自雷公已下別為一



篇名四時病類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冬三月之

病病合於陽者至春正月脉有死徵皆歸出

春病合於陽謂前陰合陽而為病者也雖三

三月脉有死徵陽已發生至王不死故出春

夏初也冬三月之病在理已盡草與柳葉

皆殺裏謂二陰腎之氣也然腎病而正月脉

死也理裏也已春陰陽皆絕期在孟春孟春

而脉陰陽皆懸絕者期死不出春三月之病

正月。新校正云太素無春字春三月之病

曰陽殺熱脉洪盛數也然春三月中陽氣尚

少未當全盛而反病熱脉應夏氣者經云脉

不再見夏脉當洪數無陽外應故必死於夏

至也。以死於夏至陽氣陰陽皆絕期在草乾

殺物之時故云陽殺。陰陽皆絕期在草乾

若不陽病但陰陽之脉皆懸絕夏三月之病

者死在於霜降草乾之時也。夏三月之病

至陰不過十日。謂熱病也脾熱病則五藏危

陰陽交期在濂水。評熱病論曰温病而汗出

衰狂言不能食者病名曰陰陽交六月病暑

趙府居敬堂

黃帝素問卷三

三



已秋陽不勝陰故自己也陰陽交合者立不能

坐坐不能起以氣不出其三陽獨至期在石

水有陽無陰故云獨至也著至教論曰三陽

陰也石水者謂冬月水冰如石之時故云石

水也火墓於戌冬陽氣微故石水而死也

新校正云詳石水之解本二陰獨至期在盛

全元起之說王氏取之水亦所謂并至而無陽也盛水謂雨雪皆解

水為水之時則正謂正月中氣也○新校正

云按全元起本二陰作三陰

○方盛衰論篇第八十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

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為逆何者為從黃

帝荅曰陽從左陰從右陽氣之多少者從左

從者為順反者為逆陰陽應象老從上少從

下大論曰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是以春夏歸陽為

生歸秋冬為死歸秋冬謂反歸陰也歸反之

則歸秋冬為生反之謂秋冬秋冬是以氣多

少逆皆為厥陽氣之多少反從右陰氣之多

多逆也如是從左從右之不順者問曰有餘



者厥耶

言少之不順者為逆有答曰一上不

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

一經

厥逆上而陽氣不下者何以別之寒厥到膝

是也四支者諸陽之本當溫而反寒上故曰

寒厥也秋冬謂歸陰歸陰則從右發生其病

也少者以陽氣用事故秋冬死者以陰氣

用事故秋冬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虛

者厥也陽氣一上於頭不下於足足脛虛故

至膝氣上不下頭痛巔疾巔謂身之上巔疾

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若居曠野

若伏空室繇繇乎屬不滿日

謂之陽乃脈似陰盛謂之陰又

脈似陽盛故曰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也五部

謂五藏之部隔謂隔遠無徵無徵猶無可信

驗也然求陽不得其熱求陰不審是寒五藏

部分又隔遠無可信驗故曰求陽不得求陰

不審五部隔無徵也夫如是者乃從氣久逆

所作非由陰陽寒熱之氣所為也若居曠野

言心神散越若伏空室謂志意沉潛散越以

氣逆而痛甚未止沉潛以痛定而復恐再來

也繇繇乎謂動息微也身雖繇繇乎且存然

其心所屬望將不得終其盡日也故曰繇繇

乎屬不滿日也○新校正云按太素云若

伏空室為陰陽之一有此五字疑此脫漏是

以少陰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厥逆則今

人妄為夢寐其厥之盛三陽絕三陰微是為

趙府居敬堂

素問卷之三

三



少氣三陽之脈懸絕三陰之診細微是為少氣之候也。新校正云按太素云三陽

絕氣是為少氣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

斬血籍籍白物是象金之色也斬者金之用也籍籍夢死狀也得其時

則夢見兵戰得時謂秋三月也金為兵革故夢見兵戰腎氣虛則

使人夢見舟船溺人舟船溺人皆水之用腎象水故夢形之得

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冬三月也肝氣虛則

夢見菌香生草菌香草生草木之類也肝合草木故夢見之。新校正云

按全元起本云菌香是桂菌祛倫切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

起春三月也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心合火故夢之陽物亦火

義得其時則夢燔灼夏三月也脾氣虛則夢飲食

不足脾納水穀故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得其

時謂辰戌丑未之月各王十八日築垣蓋屋皆土之用此皆五藏氣虛

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府者陽氣藏者陰氣合之五診調

之陰陽以在經脈靈樞經曰備有調陰陽合五診故引之曰以在經脈

經脈則靈樞之篇目也診有十度度人脈度藏度肉度

筋度俞度度各有其一故一五為十以量度陰陽氣盡人病

趙府居敬堂



自具診備蓋陰陽虛盛之脉動無常散陰頗

陽脉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度民君卿

脉動無常數者是陰散而陽頗調理也若脉

診脫略而不具備者無以常行之診而察候

之則當度量民及君卿三者謂養之受師不

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為妄行持雌失雄

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診故不明皆謂學不該備傳之

後世反論自章章露也以不明而授與人至

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至陰虛天氣絕而不降至

陽盛地氣微而不升是所謂不交通也至謂至盛也陰陽並交至人之

所行交謂交通也惟聖人陰陽並交者陽氣

先至陰氣後至陰陽之氣並行而交通於一

至何者陽速而陰遲也靈樞經曰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也由此則二氣亦交會於一處

也 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

恒之勢乃六十首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

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

之事知此乃足以診奇恒勢六十首今世不傳是以切陰

趙府居敬堂 二 書 卷之二 三



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左

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

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

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診診道乃具

萬世不殆聖人持診之明誠也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實命

全形論曰內外相得無以形先言起已身之有餘則當知病人之不足也度事上

下脉事因格度事上下之宜脉事因格至也是以形

弱氣虛死中外俱不足也形氣有餘脉氣不足死衰藏

故脉不足也脉氣有餘形氣不足生藏盛故脉氣有餘是

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坐起有常則息力調適故診之方法必先

用出入有行以轉神明言所以貴坐起有常者何以出入行運皆

神明隨轉也必清必靜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

中部按脉動靜上觀謂氣色下觀謂形氣也八正謂八節之正候五中謂

五藏之部分然後按寸尺之動靜而定死生矣循尺滑濇寒温之意

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

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



失條理數息之長短候脉之至數故診之法

或視喘息也知息合脉病處必知聖人察候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

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謂失精微至妙之道也

○解精微論篇第八十一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

方論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授業傳之行教以

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滋行治有

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言所自授用可十全然傳所教習未能必爾也

賢謂心明智遠不肖謂擁造不法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

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

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

命矣皆以先聞聖旨尤未究其意端請問有冕愚仆漏之間

不在經者欲聞其狀言不智狡見頓問多也漏脫漏也謂經有所奉

解者也冕狡也愚不智見也仆尤頓也尤不漸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仆作朴

帝曰大矣人之所大要也公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

出而少涕其故何也言何藏之不為而致是乎帝曰在經



有也

靈樞經有悲

復問不知水所從生涕所

從出也

復問重問也欲知

帝曰若問此者無

益於治也工之知道之所生也

言涕水者皆道氣之

所生問

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

專任也言五藏之精氣任

心之所使以為神

目者其竅也

神內守明外

明之府是故能焉

是以人有德也

也

則氣和於目有亡憂知於色

德者道之用人

道生之德畜之氣者生之生神之舍也天布德地化氣故人因之以生也氣和則神安神

安則外鑒明矣氣不和則神不守神不守則

外榮滅矣故曰人有德也氣和於目有亡也

憂知於色也○新校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

正云按太素德作得

水所由生水宗者積水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

經云水宗作衆精

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

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裏之故水不

行也夫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水火相感

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

目為上液之道

故水火相感神

志俱悲水液上故諺言曰心悲名曰志悲志

行乃生於目

趙府居敬堂

書字卷之三

三



與心精共湊於目也水火相感故曰心悲名

與心神共奔湊於目湊麓勾切是以俱悲則神氣傳於心精

上不傳於志而志獨悲故泣出也泣涕者腦

也腦者陰也五藏別論以腦為地氣所生皆

陽上燦也燦則銷也。新校正云按髓者骨

之充也充滿也言髓填於骨充而滿也故腦滲為涕鼻竅通

滲為涕流於鼻中矣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從

之者其行類也類謂夫涕之與泣者譬如人

之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同源故生死俱

太素生則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

而橫行也行恐當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

所屬之類也所屬謂於腦也何者雷公曰大

矣請問人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

從之何也怪其所屬同帝曰夫泣不出者哭

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則志不悲

陰陽相持泣安能獨來泣不出者謂淚也不



精為志火之精為神水為陰火為陽故曰陰陽相持泣安能獨來也夫志悲者

惋惋則冲陰冲陰則志去目志去則神不守

精精神神去目涕泣出也惋謂內燥也冲尤升也神志相感泣由是

生故內燥則陽氣升於陰也陰腦也去目謂陰不守目也志去於目故神亦浮游夫志去

目則光無內照神失守則精不外明故曰精神去目涕泣出也且子獨不誦

不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

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并謂各并於本位也陽并於上

則火獨光也陰并於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

夫一水不勝五火故目皆盲皆視也一水目之厥陽也。新校正也五火謂五藏

云按甲乙經無盲字是以氣衝風泣下而不

止夫風之中目也陽氣內守於精是火氣燔

目故見風則泣下也風迫陽伏不發故內燔也有以比之

夫火疾風生乃能雨此之類也故陽并則火獨光盛於上

不明於下是故目者陽之所生系於藏故陰陽和則精明也陽厥則光不上陰厥則足冷

而脹也言一水不勝五火者是手足之陽為五火下一陰者肝之氣也衝風泣下而不止

者言風之中於目也是陽氣內守於精故陽氣盛而火氣燔於目風與熱交故泣下是故

趙府居敬堂



火疾而風生乃能雨以陽火之熱而風生於  
泣以此譬之類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  
火字太素云天之疾  
風乃能雨無生字

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十二 終

黃帝內經素問遺篇

○刺法論第七十二

黃帝問曰升降不前氣交有變即成暴鬱余  
已知之如何預救生靈可得却乎却之言去也何以去

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臣聞夫子  
言既明天元須窮法刺可以折鬱扶運補弱

全真瀉盛蠲餘令除斯苦夫子者祖師儼貸季折謂折伏也扶

謂扶持也蠲除也斯此也令除此苦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



升之不前即有甚凶也木欲升而天柱窒抑

之木欲發鬱亦須待時木發待間氣也至天

發可刺當刺足厥陰之井足厥陰之井即大

去爪甲上如韭葉三毛之中乃足厥陰之所

出也於平旦水下一刻時以手按穴得動脈

刺左後刺右又可春分日吐之無此管也火

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火欲發鬱亦須待時火

待時至天作左間氣之時也其發也君火春

分相火小滿即欲發之時也故君火相火同

法即是二時而君火相火同刺包絡之榮心

可預刺之也

絡之榮在手掌中營宮穴也水下二刻以手

按穴動脈應手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

得氣而急出之先左後土欲升而天衝窒抑

右又法當春三泄汗也

之土欲發鬱亦須待時土鬱待時至天作左

日維辰維也多於二間當刺足太陰之俞足

維發之也可預刺之也陰之俞太白穴在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足

太陰之所注也水下三刻刺可同身寸之二

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先左後右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金

欲發鬱亦須待時金鬱待時至天作左間氣

鬱之時在火王當刺手太陰之經手太陰之

後作可預刺也經者經渠



穴也在兩手寸口脉陷者中手太陰之所行也動脉應手於水下四刻刺可同身寸之三

分留三呼氣至急出鍼先左後右水欲升而天內室抑之水

欲發鬱亦須待時水鬱待時至天作左間氣之時也發於辰維之後火

得王之時水可作也當刺足少陰之合足少

可以預用鍼刺之也合陰谷穴也在膝內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

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足少陰之所入也刺可同身寸之四分留三呼動氣帝曰升

應手可刺急出之先刺左後刺右帝曰升

之不前可以預備願聞其降可以先防防者也

岐伯曰既明其升必達其降也升降之道皆

可先治也亦可以升也木欲降而地晶室抑之

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而可得位三日不降八日降欲

降而鬱先散而然後作地間氣者也降而鬱發暴如天間之待

時也降而不下鬱可速矣降之不下急速如天鬱也便可刺之

降可折其所勝也折勝其標而虛其本也故折其勝也當刺手

太陰之所出刺手陽明之所入手太陰之所出少商穴也

在手大指之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手太陰之井也刺可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而急出

之手陽明之所入曲池穴也在肘外輔屈肘兩骨之間陷中手陽明之合刺可同身寸之



一寸五分留七呼動火欲降而地玄室抑之

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而可矣二日不降七日降欲下而

鬱散之速可刺之也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火鬱折水

當刺足少陰之所出刺足太陽之所入足少陰之

出湧泉穴也在足心陷者中屈足捲指宛宛

中足少陰之井刺可同身寸之三寸留二呼

動氣至急出之先左後右足太陽之所入委

中穴在臑中央約文中動脈應手足太陽之

合也刺可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氣至土欲

而急出之先左後右二次同其法刺也土欲

降而地蒼室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

可入五日不降十日降欲降當折其勝可散

其鬱土鬱折水當刺足厥陰之所出刺足少

陽之所入足厥陰之所出太敦穴也在足大

中足厥陰井也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

動氣急出之足少陽之所入陽陵泉穴在膝

下同身寸之一寸筋骨外廉陷者中是足少

陽之合刺可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動氣至

急出金欲降而地形室抑之降而不下散抑

之鬱發散而可入四日不降九日降欲當折

其勝可散其鬱金鬱折火當刺心包絡所出

趙府居敬堂

黃帝素問遺篇

三



刺手少陽所入也心包絡所出中衝穴也在中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

是手心主之井刺可同身寸之一分留二呼動氣至急出之手少陽之所入天井穴也在肘外大骨之後肘後同身寸之一寸兩筋間陷者中屈肘得之手少陽合刺可同身寸之一寸留十呼動氣

應手至而急出之水欲降而地阜窒抑之降

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

先可刺當折其土可散其鬱

折其所勝可當

刺足太陰之所出刺足陽明之所入

足太陰之所出隱白穴也在足大趾之端側去爪甲如韭葉足太陰之井刺可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得

氣至乃出之足陽明之所入三里穴在膝下

三寸斷骨外廉兩筋間足陽明之所合刺可

同身寸之五分留十呼得氣至而急出之

帝曰五運之至有前後

與升降往來有所承抑之可得聞乎刺法歧

伯曰當取其化源也是故太過取之不及資

之太過取之次抑其鬱取其運之化源令折

鬱氣不及扶資以扶運氣以避虛邪也

資其化源以補其所虧令不勝資取之法令出密語

趙府居敬堂

黃帝素問遺篇

五



聞司天未得遷正使司化之失其常政即萬

化之或其皆妄然與民為病可得先除欲濟

羣生願聞其說明其遷正故可預防歧伯稽首再拜曰

悉乎哉問言其至理聖念慈憫欲濟羣生臣

乃盡陳斯道可申洞微申顯也洞深也微妙也言可盡顯深妙

太陽復布即厥陰不遷正即天運不和順四序失合而作疫也

不遷正氣塞於上當瀉足厥陰之所流氣舒而復

塞之故瀉之當瀉足厥陰之所流行間穴也在足大趾之間動脈應手陷者中足厥陰之

榮刺可同身寸之六分留厥陰復布少陰不

遷正天失時令即不遷正即氣塞於上熱欲

風乃布當刺心包絡脈之所流心包絡脈之

外也當刺心包絡脈之所流所流勞宮穴

也在掌中央刺可同身寸之三少陰復布太

陰不遷正子午天數有餘丑不遷正即氣留

於上雨欲化而當刺足太陰之所流足太陰

大都穴也在足大趾本節後陷者中足太陰

脈之榮也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動氣

至而太陰復布少陽不遷正丑未天數有餘

道符居敬堂

素問卷之三

六



不遷正則氣塞未通熱欲化而當刺手少陽

之所流手少陽之所流液門穴也在手小指

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動氣至而急出也少陽復布則陽明不遷

正寅申天數有餘不遷正則氣未通上燥欲

熱化復治當刺手太陰之所流手太陰之所流魚

本節後內側散脉文中手太陰之榮也刺可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動氣至而急出之

陽明復布太陽不遷正卯酉天數未終不遷

正則復塞其氣寒欲行天當刺足少陰之所

流足少陰之所流然谷穴也在足內嚙前起

之三分留三呼動氣至而出之帝曰遷正不前以通其要願

聞不退欲折其餘無令過失可得明乎歧伯

曰氣過有餘復作布正是名不過位也即名

再治天而使地氣不得後化新司天土不可遷

正故復布化令如故也新歲司天未何中司

是故氣過天令失常故與民作災之病也巳亥之歲天數六日餘故

厥陰不退位也至子午之年風行於上木化



布天 雨濕之化不令 當刺足厥陰之所入 足厥

陰之所入曲泉穴也在膝內輔骨下八筋上

小筋下後陷者中屈膝而得之足厥陰之合也刺可同身寸之六分留 子午之歲天數有

七呼動氣至急出其鍼也 餘故少陰不退位也 至丑未之年 熱行於上

火餘化布天 燥清之虧雨化不令 當刺手厥

陰之所入 心包之所入曲澤穴也在肘內廉

合也刺可同身寸之三分 丑未之歲天數有

留七呼動氣至而急出之 餘故太陰不退位也 至寅申之年 濕行於上

雨化布天 寒化膚熱化不令 當刺足太陰之所

入 足太陰之所入太陰陵泉穴也在內側輔骨

下陷者中足太陰之合刺可同身寸之五分

留七呼動氣至而急出之也 寅申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陽不

退位也 至卯酉之年 熱行於上 火化布天 燥清

熱化復治 當刺手少陽之所入 手少陽之所

布行天令 在肘外大骨後肘後上一寸兩筋間陷中屈

肘得之手少陽之合也刺可同身寸之三分

動氣至而急出之也 卯酉之歲天數有餘故陽明不退

位也 至辰戌之年 金行於上 燥化布天 風化

趙府居敬堂

黃帝素問

卷之...



化不令清化復治布行天令當刺手太陰之所入手太陰尺澤穴也在肘約文中動脈應手手太陰之所合也刺可同身寸之三寸留三呼動氣至而急辰戌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陽不退位也

出之至巳亥之年寒行於上凜水化布天熱化令猶尚治天也當刺足少陰之所入足少陰之

治布行天令穴也在膝下內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外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足少陰之合刺可當刺足少陰之所入同身寸之四分動故天地氣逆化成民病以

氣至而急出之法刺之預可平痾變前後餘退可依天元刺

其餘源始終可平也黃帝問曰剛柔二千失守其位使

天運之氣皆虛乎與民為病可得平乎天運如虛

可以法刺也岐伯曰深乎哉問明其奧旨天地

迭移三年化疫是謂根之可見必有逃門是謂

根究天地之災必有假令甲子剛柔失守

其位上失其剛雖得交司數可未至甲子上未終司已卯下雖遷正是謂柔于孤虛其下

也剛未正之已不得其甲剛未正柔孤而有

即土運反虛而木迺勝剛未正柔孤而有

虧甲不正於巳也土運不令正失少陰不時

虧化是故天與皆虛而使邪化疫者也

趙府居敬堂

趙府居敬堂

趙府居敬堂

趙府居敬堂



序不令即音律非從司天猶布而中運有勝

律無音而呂有聲即黃鍾大宮不應夾鍾如

少宮即應以表已卯下位孤主土運者也

此三年變大疫也甚則速首詳其微甚察其

淺深太虛而布政日久即深也深即甚矣運

未正即勝至久即深甚也甚即深首尾

二年至者也欲至而可刺刺之則以明其刺法者

正者可刺其即今之病也只言知者是以三

年中有大疫至刺補其天之吉也即其細

詳微甚知其所至之當先補腎俞土疫至而

期可先齊之者也腎虛者先

補之腎俞在骨第十四椎下兩傍各同身寸

之一寸五分未刺時先口銜鍼援而用之用

圓利鍼臨刺時呪曰五帝上真六甲玄靈氣

符至陰百邪閉理念三遍自口中取鍼先刺

二分留六呼次入鍼至三分動氣至而徐徐

出鍼以手捫之令受鍼人咽氣三次又可定

神魂也者也次三日可刺足太陰之所注足太陰之

穴也在內踝核骨下陷者中足太陰脉之所

注也先以口銜鍼令温欲下鍼時呪曰帝扶

天形護命成靈誦之三遍迺刺三又有下位

分留七呼動氣至而急出其鍼也

已卯不至而甲子孤立者次三年作土癘其

法補瀉一如甲子同法也即甲子甲戌甲申

及已丑已巳亥已酉已未已巳已卯其刺以畢

凡甲巳上下失守皆此一法而已



又不須夜行及遠行令七日潔清淨齋戒所  
 有自來腎有久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淨神  
 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嚥氣順之如  
 嚥甚硬物如此七遍後餌舌下津令無數家僮  
 嚥氣可以深根固蒂以子受母氣也燕下氣  
 令腹中鳴至臍下子氣見母元氣故曰反本  
 還元也久餌之令深根以養固蒂也故嚥氣  
 津者此名天池之水可久餌之資精氣血蕩  
 滌五藏先溉元海一名離宮之水一名玉池  
 一名神水不可唾之但可餌之以補精血可  
 益元海也假令丙寅剛柔失守柔得其位上失其  
剛也雖得其交歲

而丙未遷正治天下辛巳獨治其泉上位丙  
 失其剛于故中水運不得運太過也反受土  
 勝上剛于失守下柔不可獨主之柔干在二  
猶言不及  
 何況柔失中水運非太過不可執法而定之  
 剛者也不以諸丙年作其水太過也布天有餘而失  
 當推之天數而知有虧也布天有餘而失  
 守上正天雖主治之此即布正之天地不合  
 即律呂音異柔干至而呂有音應剛干未遷  
而律管無聲即少羽鳴響而大  
 聲也羽無如此即天運失序雖有化而後二年變  
 疫變有微甚故有遲速當詳其微甚差有大  
 推其天數之淺深也

道行居敬堂

庚子年同書

二



小大差七分小差五分每一分一十五徐至

即後三年至甚即首三年推數差速當先補

心俞心俞在背第五椎下兩傍各一寸半用

其氣動迺呪曰太始上清丹元守靈誦之三

遍先想火光於穴下然後刺可同身寸之一

寸半留七呼得氣至次進鍼三分以手彈之

令氣至而下鍼得動氣至而徐徐出鍼次以

手捫其穴令受鍼人次五日可刺腎之所入

閉氣三息而燕氣也腎之所入陰谷穴也在膝內輔骨之後大筋

之下小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用圓

利鍼令口中溫暖先以手按穴迺呪曰太微

帝君五氣及真六辛都司符扶黑雲誦之一

遍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又有下位地甲子辛

分得動氣至而急出之巳柔不附剛亦名失守即地運皆虛後三年

變水瀉即刺法皆如此矣即丙寅丙子丙戌

丑辛亥辛酉辛未辛巳辛卯如此其刺如畢

上下失守皆推大小差而刺之慎其大喜欲情於中如不忌即其氣復散也

令靜七日七日後神氣實心欲實令少思傷神居當澄心而神守中即道自降而其氣

趙府居敬堂

黃帝素問遺篇

三



守乙得其位上失其庚即謂柔失其剛也雖

其地上位庚失其剛干故中金上位失守下

位無合乙未在下主地孤立也乙庚金運故

非相招上下相招陰陽相合也布天未退中

運勝來不以陽年元勝上下相錯謂之失守

庚不與乙相對合也姑洗林鍾商音不應也失守即同聲不相應

也姑洗上管庚辰太商不如應如此即天運

化易故四序三年變大疫名殺疫詳其天數

差有微甚大差七分即氣過一百五日即甚

也微即微三年至微即甚三年至甚即速也

當先補肝俞肝俞在背第九椎下兩傍各一寸半用圓利鍼以口溫暖先以

手按穴得動氣欲下鍼而呪日氣從始清帝符六丁左施蒼城右入黃庭誦之三過先想

青氣於穴下然後刺之三分得氣而進鍼鍼入五分動氣至而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令

受鍼人次三日可刺肺之所行肺之所行經

寸口陷中手太陰經也用圓利鍼於口內溫令暖先以左手按穴而呪日太始上真五符

帝君元和氣合司入其神誦之三遍刺可同

身寸之三分留二呼動氣至而出其鍼也



刺畢可靜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真氣却散

之又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

即上庚獨治之亦名失守者即孤主之

三年變癘名曰金癘亦名殺癘其至待時也詳其

地數之等差亦推其微甚可知遲速爾速至共三

年遲即後三年其至諸位乙庚失守刺法同

即天運各異金殺丁之災肝欲平即勿怒怒

陰生肝病也同刺而却之也天夜臥假令壬

念安其志勿誦惡語即陽神魂守中

午剛柔失守

下得其位上失其主即司天布

遷正中運勝即地見丁酉獨主其運而天未

故行燥勝天未勢化是名二虛者已上壬未

遷正下丁獨然即雖陽年虧及不同災亦然

自病風化不令運失其壬未得其位上下失

天如布退可得遷正不假復而正角

守相招其有期推之天別又及幾分天差之

微甚各有其數也差七分計一百五日即大

五日其下律呂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律

者又微也律呂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

趙府居敬堂

黃帝素問遺篇

百

云



同聲微甚如見三年大疫微即至乙酉甚即至甲申甚速微徐

也當刺脾之俞脾之俞在背第十一椎下兩傍各一寸半動脈應手用圓

利鍼令口中溫暖而刺之即呪曰五精智精六甲玄靈帝符元首太始受真誦之三遍先

想黃氣於穴下然後刺之一分得氣至而次進之又得動氣次進之二進各一分留五呼

即徐徐出鍼以手捫之令次三日可刺肝之其人

所出也肝之所出大敦穴也在足大趾端去爪甲如韭葉及三毛之中足厥陰之

井也用圓利鍼令口中溫暖而刺之即呪曰真靈至玄天道真然五神各位氣守三田誦

之然後可刺入同身寸之三刺畢靜神七日分留十呼動氣至而出其鍼

勿大醉歌樂其氣復散又勿飽食勿食生物

歌樂者即脾神動而氣散也醉即性亂飽即食脹故慎忌之食生物即傷脾氣也欲

令脾實氣無滯飽無久坐食無太酸無食一

切生物宜甘宜淡淡入胃也宜益府淡者土之薄味也而又次於甘者

無間坐無久臥故養脾也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

未得中司即氣不當位下不與壬奉合者亦

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剛天地二甲子上下不相招

故陰陽有錯即中運失其歲合之常政也即地運不合三年變癘

道府居敬堂

道府居敬堂

道府居敬堂

道府居敬堂



故名木癘又名風癘其刺法一如木疫之

法即諸丁主上下失假令戊申剛柔失守與

癸亥至地其主地正司也上下位戊申過丁

未天數未退而復布天戊癸雖火運陽年不

太過也戊未正司癸下獨治故上失其剛柔

地獨主其氣不正故有邪干水運失守於上

故天虛而地猶主之中見迭移其位差有淺

深天數過差亦有多少却欲至將合音律先

同中火運微也上下二律呂如此天運失時

三年之中火疫至矣速至庚戌也徐徐當刺

肺之俞肺俞在背第三椎下兩傍各一寸半

以手按穴廼刺之呪曰真邪用搏氣灌元神

帝符反本位合其親誦之三遍刺之二分候

氣欲至想白氣於穴下次進一分得氣至而

刺畢靜神七日勿大悲傷也悲傷即肺動

而真氣復散也凡喜怒哀樂恐皆不可過矣

故聖人志緣滅動念可存神也故神能人欲



實肺者要在息氣也

無太喘息慎勿多言語及呼吸多氣喘及言語

多及飲冷形寒食減多大意悲傷喜怒冷傷其肺神也

又或地下甲子

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也即上失其剛也

即亦名戊癸不相合德者也即運與地虛後

三年變癘即名火癘

與火疫同也即法刺一體即諸戊諸癸上下同

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濕法刺於是

疫之與癘即上下剛柔之名也窮歸一體

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總其諸位失守故

只歸五行而統之也

此皆五疫癘歸天地不相和之氣化為疫癘大

傷人之命也故達天元可通法刺復濟生民也

黃帝曰余聞五疫之

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

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其病相染着如岐伯何得不相染也

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

天牝從來復得其往

邪毒之氣在於泄汗反下取之其氣入於中毒

氣至腦中流入諸經之中令人染病矣如人嚏得此氣入鼻至腦中欲嚏出勿令投鼻中

令嚏之即出爾如此即不相染也

氣出於腦即不邪干

從鼻而入



腦欲于復出即無相染也氣出於腦即先想心如日即正氣存

中而神守其本即邪疫之氣不犯之欲將入於疫室先想青氣

自肝而出左行於東化作林木如春柏次想

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如劍戟

利次想赤氣自心而出東行於上化作燭明

如赫赫之炎燥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

水如波浪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

作土如天地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

斗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即正氣存中又

一法於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用遠志去

之飲二盞吐又一法於雨水日後三浴以藥

泄汗注汗出臭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兩

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一兩紫金半兩粉

末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築地實不用

爐不須藥制用火二十斤煨之也七日終常

火及二十斤候冷七日取次日日出合子埋藥地中



七日

亦須吉地者佳也

取出順日研之三日煉白沙

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

口冰水下一丸和氣嚥之服十粒無疫干也

黃帝問曰人虛即神遊失守位使鬼神外干

是致天亡何以全真願聞刺法歧伯稽首再

拜曰昭乎哉問謂神移失守雖在其體然不

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天壽

邪未干而不病邪欲干而有卒亡也

只如厥陰失守天以虛人氣肝虛感天重虛

即魂遊於上

肝虛天虛又遇出汗於肝而三虛散神遊上位左無英君下即

神光不聚而白尸鬼至令人卒亡者也

邪干厥大氣身温猶可

刺之

目中神彩有四肢雖冷心腹尚温如口中無涎舌卵不縮者非感厥也即名尸

厥故可救

刺其足少陽之所過

足少陽之所過丘墟穴也

在足外踝下如前陷者中去臨泣同身寸之五寸足少陽之原也用毫鍼於人近體暖鍼

至温以左手按穴呪曰太上元君常居其左制之三魂誦之三遍次呼三魂名爽靈胎光

幽精誦之三遍次想青龍於穴下刺之可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可徐徐出鍼親令人

按氣於口中腹次刺肝之俞

在背第九椎下兩傍各一寸半

趙府居敬堂

黃帝內經素問遺篇

六



用毫鍼着身温之左手按穴呪曰太微帝君  
 元英制魂真元及本令入青雲又呼三魂各  
 如前三遍刺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分留三呼次進  
 二分留三分呼復取鍼至三分留一呼徐徐出  
 即氣及人病心虛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  
 而復活  
 感而三虛又或汗出於心即致遇火不及黑  
 尸鬼犯之令人暴亡冷氣雖閉絕不變色舌  
 卵如不縮者可救目中可刺手少陽之所過  
 神彩不變者可刺之也  
 手少陽之所過陽池穴也在手表腕上陷者  
 中手少陽之原也用毫鍼人身温煖以手按  
 穴呪曰太乙帝君泥丸總神丹無黑氣來復  
 其真誦之三遍想赤鳳於穴下刺入二分留

七呼次進一分留三呼復退留一復刺心俞  
 呼徐徐手捫其穴即令復活也  
 在背第五椎也兩傍各一寸半用毫鍼着身  
 温暖以手按穴呪曰丹房守靈五帝上青陽  
 和布體來復黃庭誦之三遍刺可同身寸之  
 七分留一分次進一分留一呼退至二分留  
 一呼徐徐而出鍼人脾病又遇太陰司天失  
 以手捫其穴也  
 守感而三虛重虛而汗出於脾因而三虛智  
 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於人令人暴亡  
 不出一時可救之也四肢冷而身温唇可刺  
 温者可活之矣口中無涎即名尸厥  
 足陽明之所過足陽明之所過衝陽穴也在  
 足陽明之所過足附上骨間動脈去陷谷三



寸足陽明之原也用毫鍼着人身溫暖以身  
 按穴况曰常在魂庭始清太寧元和布氣六  
 甲及真誦之三遍先想黃庭於穴下刺入三  
 分留三呼次進二分留一呼徐徐退而以手  
 捫之復刺脾之俞在背第十一椎下兩傍各  
 者也復刺脾之俞一寸半用毫鍼以手按之  
 况曰太始乾位總統坤元黃庭真氣來復遊  
 全誦之三遍刺之三分留二呼進至五分動  
 氣至徐徐人肺病遇陽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虛  
 徐出鍼人肺病遇陽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虛  
 人虛天虛又汗出於肺因而三又遇金不及  
 虛即魂遊於上故曰失守之也

**有赤尸鬼干人令人暴亡**  
雖無氣手足冷者  
 心腹溫鼻微溫目中神彩不轉口可刺手陽  
 中無涎舌卵不縮者皆可刺活也

**明之所過**

手陽明之所過合谷穴也在手大

着人體溫暖先以手按穴况曰青氣真全帝

符日元七魄歸右今復本田誦之三遍想白

氣於穴下刺入三分留三呼次進鍼至五分

留三呼復退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

其穴復復刺肺俞各一寸半用毫鍼着體溫

活也煖先以手按穴况曰左元真人六合氣賓天

符帝力來入其司誦之三遍鍼入一寸半留

三呼次進二分留一呼徐徐人腎病又遇太陽

**司天失守感而三虛**

人虛天虛又感出汗於

遊於黃庭雖不離體

又遇水運不及之年有



黃尸鬼干犯人正氣吸人神魂致暴亡氣絕四肢

厥冷心腹微温眼色不易唇口可刺足太陽

之所過足太陽之所過京骨穴也在足外側

之原也用毫鍼着人身温煖以手按穴呪曰

元陽育嬰五老及真泥丸玄華補精長存想

黑氣於穴下刺入一分半留三呼迺進至刺

三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也

足少陽之俞在背第十椎下兩傍各一寸半

日晶太和昆靈貞元內守持入始清誦之三

遍刺之三分留三呼次又進五分留三呼徐

徐出鍼以黃帝問曰十二藏之相使神失位

手捫之

使神彩之不圓恐邪干犯治之可刺願聞其

要五神失守以明刺法又岐伯稽首再拜曰

悉乎哉問至理道真宗此非聖帝焉究斯源

是謂氣神合道契符上天人氣動合司天神

也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任治於物故為

從形有神託心斯存是故心者神之舍也即

真心安而乃可刺手少陰之源手少陰之源者

令虛也此是真心之源在掌後兌骨之端陷者中

趙府居敬堂

黃帝內經素問

卷之四



進一分留一呼徐徐出

鍼以手捫其穴復蘇也

肺者相傳之官治節

出焉節由之喘息而自然有多語失節飲冷

形寒悲愴是以肺可刺手太陰之源

淵在掌後大筋一寸五分間陷者中手太陰

之所過用長鍼以口中温鍼以手按穴刺入

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動氣

至而徐徐出鍼以手捫穴

肝者將軍之官

謀慮出焉

勇而能斷故曰將軍潛發未萌故

前因而神失守神光不聚可

可刺足厥陰之

源

足厥陰之源太衝穴也在

於口中先温鍼以手按穴刺可入三分留三

呼進二分留二呼徐徐出鍼以手捫之也

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

決斷出焉交動而卒怒怒而不息氣上而不

守位使人中正不利欲成膈噎神光不聚未

有邪干先可以可刺足少陽之源

刺治之者也

也在足外踝下如前陷者中去臨泣穴五寸

足少陽之所過也用長鍼於口內温鍼先以

左手按穴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留二呼進

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

臙中者在胃兩乳

包絡之所居此作相火位故言臣使主其喜

樂中及驚喜怒思恐即神失守位使人如失

趙府居敬堂

三



志恍恍然神光不聚邪來干可刺心包絡所

之可用刺法治之正神和也

流勞宮穴也在手掌中央動脈手主之所

可同身寸之三分留二平脾為諫議之官知

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也

周出焉智周萬事皆從意智也故知周出焉

意有所着欲念生他思想勞意不已智有所可

存神遊矢守則神元不聚可預治之者也

刺脾之源脾之源在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

口內溫鍼先以左手按穴刺可入三分留五

呼進至三分留五呼即可徐徐而退鍼以手

捫胃為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倉廩之官勞養

四傍故云五味出焉飲食飽甚汗出食飽房

室即氣留滯注神遊失守邪于未至可以預

治全可刺胃之源胃之源衝陽穴也在足附

真動脈上去陷谷穴五寸是足陽明之所過用

長鍼於口中溫鍼先以左手按穴刺可入三

分留三呼進至二分徐

徐出鍼以手捫其穴

大腸者傳道之官變

化出焉

有反之過故失守位邪非干之

以刺法治之即令反却蘇也

源大腸之源合谷穴也在手大指次指曲骨

入三分留三呼進至二小腸者受盛之官化

分留一呼徐徐出之也

趙府居敬堂

言



物出焉

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元復化傳入大腸故云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受而

有異非合不合神

可刺小腸之源腕骨穴也

失守可刺全真者

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者中手太陽之所

在也

過也用長鍼於口中温鍼先以左手按穴刺

可入三分留三呼進二分留一呼徐徐出鍼次以手捫其穴也

腎者作強之

官伎巧出焉

強於作用故曰作強造化形容故曰伎巧在女則當伎巧在男

正曰作強人強作過失動合於三元八正之日故神失守位也故預刺而可全真者也

刺其腎之源腎之源出於大谿在足內踝下

過為源用長鍼於口中温鍼先以左手按穴刺入三分留一呼進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

以手捫其穴也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引道陰

閉塞故官司決瀆水道出焉決瀆者如四瀆入大海不離其水百川入海只江河淮濟入海不變其道故曰四瀆也三焦決瀆即精與水道不相合也故曰三焦者上中下上焦者主內而不出或非內而即內故不守中焦者主腐熟水穀或情動於中入或非動而動是謂孤動者神失守位下焦者主出而不刺三內或當出而不出者故曰神失守位也

焦之源

三焦之源陽池穴也在手表腕上陷者中手少陽脉之所過也

口中温鍼先以左手按穴刺可入三分留三呼進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之也

勝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趙府居敬堂

精氣神

精氣神

精氣神

精氣神

精氣神

精氣神

精氣神

精氣神

精氣神

精氣神



位當孤府故曰都官居下內空故藏精液若  
 得氣海之氣施化則便注泄氣海之不足  
 則闕隱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人若滯便  
 而合氣注膀胱故精泄氣動水道不宣通故  
 神失守位即可以刺法全  
 真者方知此法大妙也  
 刺膀胱之源  
 膀胱之源  
 京骨穴也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者  
 中足太陽之所過用長鍼於口中温鍼先以  
 左手按穴刺可入三分留三呼進二分凡此  
 留三呼徐徐而出鍼以手捫其穴也  
 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失則災害至故不得  
 聚故有邪干犯之即害  
 天命宜先刺以全真也  
 是故刺法有全神養  
 真之旨亦法有修真之道非治疾也故要修

養和神也  
神為主養之  
 道貴常存補神固根

精氣不散神守不分  
內三寶即神氣精一失

守故曰然即神守而雖不去亦全真  
神如去

然雖在其體身中而未去  
 人神不守非達至

真神不守即光明不足故要守真而聚神  
 至

真之要在乎夫玄  
人在母腹先通天玄之息

一名神顛一名上部之地戶一名人中  
 之岳

定喜怒哀之所動隨夫玄牝之息絕其想  
 念如在母腹中之時命曰返天息而歸命  
 迴入寂

趙府居敬堂

真守身遺篇

三



滅反太初還元胎息之道者也神守天息復入本元命曰歸宗人有諸疾守位之神可入玄中之息而歸命之真全神之道可久觀也

○本病論篇第七十三

黃帝問曰天元九室余已知之願聞氣交何

名失守六氣升降上下交位以五藏配天地之常歧伯曰謂其上

下升降遷正退位各有經論上下各有不前

故名失守也天元玉冊云六氣常有三氣在左間氣一氣入地作右間氣一氣遷正作司

天一氣遷正作在泉一氣退位作天左間氣

一氣退位作地右間氣氣交有合常得位所在至當時即天地交迺變而方泰也天地不交迺作是故氣交失易位氣交迺變變易非病也

常即四時失序萬化不安變民病也於是六氣有升

不得其升者欲降而不得其降者有當遷正而不得遷正者自當其位而不得位故有如

此之分則天地失其常政故萬民不安也帝曰升降不前願聞其

故氣交有變何以明知再問窮源用也歧伯曰昭乎

問哉明乎道矣氣交有變是謂天地機木欲

見天柱室二火欲升上見天蓬室土欲升上見天衝室金欲升上見天英室水欲升上見

道府居敬堂



天內室是故天空  
所勝而前者  
但欲降而不得降者地室

刑之  
木欲降而地  
室刑之土欲降而地  
倉室刑之火欲降而地  
玄

而地形室刑之水欲降而地  
阜室刑之  
又有

地九室法天之象本勝之氣故不降也  
五運太過而先天而至者即交不前  
年於有

司之至也至後  
但欲升而不得其升中運抑

交勝而不過  
之  
木欲升而中見金運勝之二火欲升而中  
見水運勝之土欲升而中見木運勝之金

欲升而中見火運勝之水欲升而中見土運  
勝之者皆遇運太過早至其中而先於氣交

而抑之不但欲降而不得其降中運抑之  
前者也

運逢太過而先至其中故降而  
於是有升之  
不下中運刑之抑之不前也

不前降之不下者有降之不下升而至天者

有升降俱不前作如此之分別即氣交之變

變之有異常各各不同災有微甚者也  
是故

天地之升降交氣有天空地室之勝剋  
帝曰

願聞氣交遇會勝抑之由變成民病輕重何

如欲明其變病  
岐伯曰勝相會抑伏使然  
六

升降乃經論之道也氣交之常也遇會  
是故

之非常而相投之勝伏抑之成鬱者也



辰戌之歲木氣升之主逢天柱勝而不前

之歲太陽遷正作司天也即厥陰作地而作右問至此歲而升天作左問也又遇司天深

計筭位至天柱室也木欲升天柱金司天土勝之不前也又遇庚戌金運

先天中運勝之忽然不前庚年金運先天至

司天欲升而木運升天金迺抑之或上見天

見金運也升而不前即清生風少肅殺於春露霜

復降草木乃萎民病温疫早發咽嗑迺乾四

肢滿肢節皆痛久而化鬱至天得左間即大

風摧拉折隕鳴紊民病卒中徧痺手足不仁

青埃見時風疫乃作民反張肢體直強治之達三俞也是故己亥之歲

君火升天主室天蓬勝之不前君火以在地

之歲少陰升天作左間也此可定之也天蓬水司水天元冊用除筭至坎宮除其數者即

天蓬室作主司又厥陰木遷正則少陰未得

升天水運以至其中者君火欲升而中水運

抑之即天蓬水司勝升之不前即清寒復作

冷生日暮民病伏陽而内生煩熱心神驚悸



寒熱間作日久成鬱二七日不降以為日久也即暴熱廼

至赤風腫翳化疫温癘暖作至天作左間日廼作也民病伏

熱內煩痺而生厥甚則血溢也赤氣瘴而化火疫皆煩而躁

渴渴甚治之以泄之可止是故子午之歲太

陰升天主室天冲勝之不前太陰在地二年畢一年廼升天

作少陰之左間也此即定矣其天衝室至有法即不可前定之也如會天衝室便升之也

故曰升之不前也又或遇壬子木運先天而至者中

木遇抑之也木升於大寒之日也木早至十日三日上故升或遇此二木抑之

者土遷抑甚而病深之也升天不前即風埃四起時舉埃

昏雨濕不化民病風厥涎潮徧痺不隨脹滿

久而伏鬱即十日不升者至以為日久也即黃埃化疫也間氣

上鬱之大疫也民病夭亡臉肢府黃疸滿閉濕令弗

布雨化廼微黃埃起而黃風化疫皆肢體痛而口苦者是故丑未

之年少陽升天主室天蓬勝之不前少陰在地三年

畢至此歲升天作太陰左間也此可前定之也天蓬失筭位取之法不定也或遇之者即

水運之可升之於又或遇太陰未遷正者即

火故不可便升也



少陰未升天也水運以至者

即升天不前者有此二抑之者

也升天不前即寒霧反布凜冽如冬水復涸

冰再結暄暖乍作冷復布之寒暄不時民病

伏陽在內煩熱生中心神驚駭寒熱間爭以

久成鬱二七不降以即暴熱迺生赤風氣瞳

翳至天得位化成鬱癘迺化作伏熱內煩痺

而生厥甚則血溢赤氣生而化大疫皆煩而

鬱甚於君火故是故寅申之年陽明升天主

厥乃血溢也

窒天英勝之不前

陽明在地三年畢至此年升天作少陽左間也即經

論中乃定矣九室隨天數不足又或遇戊申

戊寅火運先天而至太過歲未交司運金欲

升天火運抑之此者遇一即不可升也升之

不前即時雨不降西風數舉鹹鹵燥生地鹹鹵生

白見硝而燥生也民病上熱喘嗽血溢久而化鬱四

不升火為即白埃翳霧清生殺氣民病勝滿九

悲傷寒飈噎嗝乾手拆皮膚燥白埃起時殺疫火生民病

趙府居敬堂



皆燥而咽乾是故卯酉之年太陽升天主室

治可刺之也太陽在地三年畢此年升天

天內勝之不前作陽明之左間也即經論定

矣升天即天內從之數法推之也水遇又遇

土室之司勝之不可升之拆而復鮮陽明未遷正者即太陽未升天也土運以至

已酉水欲升天土運抑之或見天內室土刑

已卯之有一升之不前即濕而熱蒸寒生兩間民

病注不食不及化久而成鬱十二日不降冷

來客熱冰雹卒至民病厥逆而噦熱生於內

氣痺於外足脛痠疼反生心悸懊熱暴煩而

復厥黑埃起至寒疫至皆煩黃帝曰升之不

前余已盡知其旨願聞降之不下可得明乎

再欲細明歧伯曰悉乎哉問是之謂天地微

其道也旨可以盡陳斯道所謂升已必降也一升至

間一年二年遷正作司天三年至天三年次歲

必降降而入地始為左間也入地作左間一

司地又次歲乃如此升降往來命之六紀者

退作右間也

趙府居敬堂

黃帝書卷之四

三



矣三而在天三而在地一歲弗從命是故丑

未之歲厥陰降地主空地晶勝而不前又厥陰在

天三年次年必降又遇地九室中地晶西方

充塞金司勝之不可使入其地也抑之不入

乃化成又或遇少陰未退位少陰天數有餘

民病也一位或遇乙丑即厥陰未降下金運以至中乙未中見

也金抑鬱伏之金運承之降之不下抑之變鬱氣降而

不下成木欲降下金承之降而不下蒼埃遠

見白氣承之風舉埃昏清躁行殺霜露復下

肅殺布令久而不降抑之化鬱三日不降八

風疫也即作風躁相伏暄而反清草木萌動殺

霜乃蟄未見懼清傷藏暄和令節大清殺之

風疫至治之吐是故寅申之歲少陰降地主

至地玄勝之不入少陰在天三年四年即降

司降而不入抑又或遇丙申丙寅水運太過

伏化為民病也先天而至水運太過至其中即少陰降而君

火欲降水運承之降而不下即彤雲纔見黑



氣反生暄暖如舒寒常布雪凜冽復作天雲

慘悽久而不降伏之化鬱二日不降七日寒

勝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煩頭痛目眩

也赤氣彰而温病欲作也民皆夜臥不安黃

是故卯酉之歲太陰降地主窒地蒼勝之不

入太陰在天三年至此年降入地作少陰左

又或少陽未退位者即太陰未得降也或木

運以至丁酉木運承之降而不下即黃雲見

而青霞彰鬱蒸作而大風霧翳埃勝折損迺

作久而不降也伏之化鬱十日不降為日久也天埃黃

氣地布濕蒸民病四肢不舉昏眩肢節痛腹

滿填臆黃風三舉民病温濕皆痞滿治可大下愈是故辰戌之歲

少陽降地主窒地玄勝之不入少陽在天三年畢次年下

降入地作太陰左間主地玄又或遇水運大

過先天而至也丙辰丙戌水運承之水降不

下即彤雲纔見黑氣反生暄暖欲生冷氣卒



至甚即冰雹也久而不降伏之化鬱二日不降

降不降即鬱發也冷氣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

煩頭痛目眩也赤氣彰而熱病欲作也民病夜臥

不安黃風化疫解可泄之而愈也是故己亥之歲陽明降地

主窒地形勝而不入陽明在天三年次年下

又遇主窒地形窒火司勝之不入即化成病也又或遇太陰未退位

即少陽未得降即火運以至之癸巳火運承

之不下即天清而肅赤氣迺彰暄熱反作民

皆昏倦夜臥不安咽乾引飲懊熱內煩大清

朝暮暄還復作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四日不降

降不降即鬱發也天清薄寒遠生白氣民病掉眩手

足直而不仁兩脇作痛滿目怵怵白氣豐而殺疫至民

皆燥而咽乾斲是故子午之年太陽降地主

窒地阜勝之降而不入太陽在天三年次年復降入地作陽明左

間又遇地阜土司勝之不入者也又或遇土運太過先天而

至甲子甲午土運承之降而不入即天彰黑氣暝



暗悽慘纒施黃埃而布濕寒化令氣蒸濕復

令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十二日不降者民病

大厥四肢重怠陰痿少力天布沉陰蒸濕間

作黑氣彰而寒疫至民病皆厥而體重治可益之也帝曰升降不前

晰知其宗願聞遷正可得明乎晰明也岐伯曰

正司中位是謂遷正位司天不得其遷正者

即前司天以過交司之日以過大寒日別歲正之初氣未至也

即遇司天太過有餘日也即仍舊治天數新

司天未得遷正也年即以交即司天之氣未交司故也厥陰不

遷正即風暄不時花卉萎瘁民病淋洩目系

轉轉筋喜怒小便赤太陽司天天數有餘如退位之日厥陰得治遷

也正風欲令而寒由不去温暄不正春正失時

雖得初氣天令不傳木氣不伸民廼病肝少陰不遷正即冷氣不

退春冷後寒暄暖不時民病寒熱四肢煩痛

腰脊強直厥陰司天天數有餘厥陰雖有餘日別位司天皆天數終日始遷正

如少陰至二月春分得位正之時木氣雖有

乃造化變便可遷正乃合司天也



餘位不過於君火也

木氣有餘數不盡有餘日復治天治數未終遇

君火得時化春分日便可遷正木猶未退即可同治於天也其餘氣皆無此也

太陰

不遷正即雲雨失令萬物枯焦當生不發民

病手足肢節腫滿大腹水腫填臆不食殮泄

脇滿四肢不舉

少陰司天天數未終故曰太陰不得遷正少陰數終可得

遷正也

雨化欲令熱猶治之溫煦於氣亢而不

澤

少陰有餘未盡天數故不退位即太陰少未得遷正即土氣不申而民病於脾也

陽不遷正即炎灼弗令苗莠不榮酷暑於秋

肅殺晚至霜露不時民病瘖瘧骨熱心悸驚

駭甚時血溢

雖有寅申之年上尚治之退位之日火行酷暑於後故涉暑於

秋也陽明不遷正則暑化於前肅於後草木反

榮民病寒熱暍嚏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則喘

嗽息高悲傷不樂

少陽司天天數有餘如退位日陽明不遷正也熱

化乃布燥化未令即清勁未行肺金復病

雖得

卯酉之年猶火化熱之令也故肺重復受病

太陽不遷正即冬清

反寒易令於春殺霜在前寒冰於後陽光復



治凜冽不作雰雲待時民病溫癘至喉閉溢

乾煩燥而渴喘息而有音也陽明司天天數有餘退位日太

陽遷正故多煩燥渴喘者也寒化待燥猶治天氣過失序

與民作災雖得辰戌之年猶尚清化治天故失序也帝曰遷正早

晚以命其旨願聞退位可得明哉歧伯曰所

謂不退者即天數未終天數未終其氣仍治雖遇交司由未退位

也即天數有餘名曰復布政故名曰再治天

也即天令如故而不退位也此治天下過而不退位猶在天

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

化民病溫疫疵廢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

痛伏熱內煩咽喉乾引飲厥陰天數有餘在本數之上司天氣

高而災化善也令作布政而復下災故反甚之者也少陰不退位即溫

生春冬蟄蟲早至草木發生民病膈熱咽乾

血溢驚駭小便赤澀丹瘤癰瘡瘍留毒少陰天下

有餘過歲而復作布政天令酷災矣太陰不退位而取寒暑不

時埃昏布作溫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飲



不下泄注淋滿足脛寒陰痿閉塞失溺小便

數太陰天下有餘過歲而猶尚治天其氣復下矣病至腎也少陽不退位

即熱生於春暑迺後化冬温不凍流水不冰

蟄蟲出見民病少氣寒熱更作便血上熱小

腹堅滿小便赤沃甚則血溢少陽天數有餘至過歲猶治天

甚則氣復下其陽明不退位即春生清冷草

木晚榮寒熱間作民病嘔吐暴注食飲不下

大便乾燥四肢不舉目瞑掉眩陽明天數太過至交歲而

猶尚治天氣復降其災至甚於肝藏也帝曰天歲早晚余以知

之願聞地數可得聞乎歧伯曰地下遷正升

及退位不前之法即地土產化萬物失時之

化也即應之生萬物之不時數無次序天令與民作災今乃於上下二千失移之中

也者帝曰余聞天地二甲子十千十二支上下

經緯天地數有迭移失守其位可得昭乎同天

地二甲子有上下不合其德者為失守也歧伯曰失之迭位者謂

雖得歲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時不節即生



大疫

天地不合德即名天地失節即上下二

下失音萬物不安也

注玄珠密語云陽年三十年除六

年天刑計有太過二十四年

除庚子庚午君火刑金運庚寅

庚申相火刑金運戊戌戊辰太陽刑火運也此為與其天地氣上臨中運不得太過者也

除此六年皆作太過之用令不然之肯

此即太過

作陽年中運餘也忽有上下失支迭位故不為者也

今言迭支迭位皆

可作其不及也

陽年者運太過也五音皆定矣太音也運自勝有餘而無

邪傷故名正化疫也其剛干不相對柔干即上下不相招即陰陽相錯天地不合德中運

雖陽多而作太過故

假令甲子陽年土運太

室

土太過即運傷鱗蟲勝及腎藏氣不及土勝於水也即黃鍾之管音高故曰太室也

候甲子之氣應者上

如癸亥天數有餘者年

雖交得甲子

甲雖臨子未得遷正厥陰猶尚治天

司天尚化風冷厥陰

地已遷正陽明在泉

猶復布政於天也

或名

數高者去歲少陽以作右間

癸亥司地少陽退位以作地下

之右間即厥陰之地陽明故不相和奉者也

故曰上下不相招陰陽有相錯即癸與已相對故天地不合德即以不合甲也

趙府居敬堂

黃帝素問黃帝

甲



相會土運太過虛反受木勝故非太過也何以言土運太過況黃鍾不應太室木既勝而金還復金既復而少陰如至即木勝如火而金復微謂少陰見厥陰退位而少陰立至如故金欲復而火至故復有少也此則甲巳失守後三年化成土疫晚至於卯甲子至丁卯四年至早至丙寅甲子至丙寅三年至土疫至也於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應交司而治天少陰至甲

四維時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詳乎太乙又只如

子年司天遷正應時也即下巳卯未遷正而戊寅少陽

未退位者亦甲巳下有合也即甲與戌相對子與寅配位也

即土運非太過而木乃乘虛而勝土也金次

又行復勝之即反邪化也即勝之小而或不復後三年化癘名

曰土癘其狀如土疫者本是自天來癘從地至故反化邪生也陰陽天地殊

異爾故其大小善惡一如天地之法旨也假

令丙寅陽年太過如乙丑天數有餘者雖交

得丙寅雖丙得寅猶未遷正而作司天太陰尚治天也地巳



遷正厥陰司地或在泉去歲太陽以作右間丑

司地庚辰以退位而作右間 卽天太陰而地厥故地不奉

天化也卽上下不相招陰陽有相錯卽不相合故不合其德也乙辛

相會水運太虛反受土勝故非太過卽太簇

之管太羽不應土勝而雨化水復卽風卽天地非

其時而有其氣有化大此者丙辛失守其會

後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巳巳丙寅至巳巳四年早至

戊辰丙寅至戊辰三年甚卽速微卽徐徐至巳巳水疫至

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數乃太乙遊宮又只

如丙寅年丙至寅且合應交司而治天少陽至而

作司天應卽辛巳未得遷正而庚辰太陽未

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也卽丙與庚相對辰與寅相配位也卽

水運非太過也卽水運亦小虛而小勝或有復丙寅至也

卽無復也後三年化癘名曰水癘其狀如水疫一

寒疫治法如前假令庚辰陽年太過如巳卯天

數有餘者雖交得庚辰年也雖庚臨辰猶未遷正陽明

趙府居敬堂 八 皇帝素問貴篇 星



猶尚治天地以遷正太陰司地即是在泉去歲少

陰以作右間已卯年地甲子以退少陰作右間也即天陽明而

地太陰也故地下奉天也乙巳相會金運太

虛反受火勝故非太過也即姑洗之管太商

不應火勝熱化水復寒刑此天地非時行不節之令即三年始

成大疫行天下也此乙庚失守其後三年化成金疫

也速至壬午庚辰至壬午三年是其速至徐至癸未金疫

至也大小善惡推本年天數及太乙也疫至之年

又遇失守其災大也不見五福及其太乙且惡死人太半也如却會合德者災小爾如見

五福與其太乙者其災且小善滅其半也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

且應交司而治夫太陽至庚辰年司天應時遷正而治天也即下

乙未未得遷正者即地甲午少陰未退位者

且乙庚不合德也即甲庚相對辰午相配此名失守非配太過即

下乙未干失剛亦金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

復太陰至未即不復也後三年化癘名曰金癘其狀如

金疫也金疫又名殺疫金癘又名殺癘治法如前假令壬午



陽年太過如辛巳天數有餘者雖交後壬午

年也雖壬臨午猶未遷正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陽

明在泉丁酉治地去歲丙申少陽以作右間壬午年

丙申遷正辛巳年即天厥陰而地陽明故地不

奉天者也即陽明當上奉少陰不與厥陰奉合也故丁酉與辛巳不相合德也

丁辛相合會木運太虛反受金勝故非太過

也即蕤賓之管太角不應金行燥勝火化熱

復此天地非時行不節之氣即三年始成大疫甚即速微即徐速即

首尾三年徐疫至大小善惡推疫至之年天

數及太乙又只如壬至午且應交司而治之

少陰壬至午年司天應時而遷正得位者即下丁酉未得遷正者

即地下丙申少陽未得退位者見丁壬不合

德也即壬丙相對午申相配此失守非合德見非太過也即丁柔干失

剛亦木運小虛也有小勝小復陽明如至後即不復也

三年化癘名曰木癘其狀如風疫法治如前

可大吐而治之假令戊申陽年太過如丁未天數太

趙府居敬堂 卷之三 周真痛 四



過者雖交得戊申年也雖戊臨申猶未遷正也太陰猶

尚治天地已遷正厥陰在泉癸亥治地去歲壬戌

太陽已退位作右間即天丁未地癸亥故地

不奉天化也即厥陰當上奉少陽故不與太陰奉合故丁未與癸亥不相合

丁癸相會火運太虛反受火勝故非太過也

即夷則之管上太徵不應非戊癸相合也故火運不應其夷則

未應其徵也下管癸亥少徵應之即下見癸亥主司地故同聲之不相應即上下天地不

相合德故此戊癸失守其會後三年化疫也不相應也

速至庚戌首尾三年大小善惡推疫至之年天數

及太乙又只如戊申如戊至申且應交司而

治天少陽主戊申年司天應時遷正而治天也即下癸亥未得遷

正者即地下壬戌太陽未退位者見戊癸未

合德也即壬戌相對申戌相配此失守非合德又非太過即下癸柔

干失剛見火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復也厥陰

至即後三年化癘名曰火癘也治法如前治

之法可寒之泄之已上五失守變五癘也即上剛柔失守變五癘也



二千共主運有失支不守之者以此五法即諸陽年也 黃帝曰人氣不

足天氣如虛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

致有天亡可得聞乎 人氣與天氣同失守即鬼邪干人致死也 歧

伯曰人之五藏一藏不足又會天虛感邪之

至也 其不足之藏與天氣同聲虛也 人憂愁思慮即傷心又

或遇少陰司天天數不及太陰作接間至即

謂天虛也此即人氣天氣同虛也又遇驚而

奪精汗出於心 大驚汗出於心即心中精因

而三虛神明失守 先有勞神之病又遇少陰

精此三會而 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心先

又遇天虛而感天重虛也心者任治於物神

失守位即神遊上丹田在帝太乙帝君泥丸

君下 太乙帝君在頭曰泥丸君總眾神地君

主之官神明失守其位遊於此處不守

位神既失守神光不聚 神光即飛圓光也圓

即鬼邪陰 却遇火不及之歲有黑尸鬼見之

令人暴亡 其火運不及非只癸年戊年失守



鬼形如黑犬頭似婦人髮蓬不髻目大人飲

食勞倦即傷脾脾即飲食飽舉房事即氣滯於

也又或遇太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陽作接

間至即謂之虛也人氣與天氣不及即感比

即人氣虛而天氣虛也又遇飲食飽甚汗出

於胃醉飽行房汗出於脾脾胃汗出即精血

三虛脾神因而三虛脾神失守先有病於脾

失守其位因而三虛脾神失守天虛而作

其精血乃故名三虛也脾為諫議之官智

周出焉脾者心之子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中

胃神意智乃故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

也神光不聚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巳年或甲

年失守或太陰天虛青尸鬼見之令人卒亡

人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即傷腎汗出於腎即

作三虛即精亡心腎為作強之官伎巧出焉

因而三虛腎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精神

志三神虛失位遊於黃庭司却遇木不及之

命君之下乃即圓光缺矣



年或辛不會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陽司天虛

有黃尸鬼至見之令人暴亡有此三虛又遇

鬼干人牛頭身黃見之人或恚怒氣逆上而

不下即傷肝也又遇厥陰司天天數不及即

少陰作接間至是謂天虛也肝先病又遇天

此謂天虛人虛也又遇疾走恐懼汗出於肝

肝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神位失守神光不

聚神光不聚即圓光缺而又遇木不及年或

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陰司天虛也有

白尸鬼見之令人暴亡也有此三虛者即神

人頭如雞身白有白毛見之已上五失守者

天虛而人虛也神遊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

干人令人暴亡也謂之曰尸厥但卒然而亡

舌卵卵縮者尸厥若出人犯五神易位即神

光不圓也非但尸鬼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

失守位故也神失守位雖具體中而二氣失

趙府居敬堂 趙府居敬堂 趙府居敬堂



妖魅交通往來皆是五神失守乃邪所至也此謂得守者生失守

者死乃得守者本位而五神各得其居即神光

也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老子云氣來入身謂之

死故曰命由神生命生神在若命生神去即

命天矣所謂神遊失守即不離身故不可便

死也其主管在頭上三尊高位靈主言也即

大乙帝君在頭曰泥丸總神也無英君左制

三魂也白元君右俱七魄也即魂為陽神也

魄為陰鬼也若無上三虛主之神離位者死

今五神失守亦有主歸即神光不聚圓光亦

缺故邪干犯之若神失守其位即知人生神昌

黃帝內經素問遺篇

終





書